

# 106 年青年好政論壇

## 討論議題 1：如何建構青年國際化跨域共創能力，以因應現今全球化競爭？

撰稿人：Peace Corps(美國和平工作團) 王怡琚

什麼是全球化？維基百科上說，全球化是貿易和國際往來、資本與投資的流動、人口流動、知識的傳播。對一般人來說，除了去日本旅行像是去自家後院、老師叫我們多關注世界新聞之外，「全球化」對我們的未來有什麼影響？全球化縮減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，尤其在美國和台灣的工廠轉移去中國之後，這些工廠提供給中國龐大的經濟機會，但卻也造成每個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加劇，全球化讓一個特定資本和知識階層獲利，卻讓另外一個階層失業。在許多國家，全球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菁英階層，這群人雖然各有自己原本的國籍，但他們擁有在世界各個大都會流動的能力，他們也擁有接近母語的英文程度，畢業自歐美的名校，家庭環境大多非常富有，這是最不需要擔心被機器人搶走工作的那一群人，因為規則是他們訂的。但我現在不是要講這群世襲的全球化菁英，也不是鼓勵大家成為這種人，我要說的是，那些被這場遊戲拋下的人，和全球化菁英的侷限。

去年的川普當選和英國脫歐，很大的程度上是一般市井小民對全球化的反擊，當製造業被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搶去，當勞工和中產階級不再像以前一樣努力工作就可以爬升，美國中西部的工商業重鎮從 1970 年左右開始凋零。人們稱這個從五大湖區到中西部，橫越 9 個州的地方為 rust belt，這些地方從 19 世紀末期蓬勃發展到 20 世紀中期。但因為全球化和資訊時代的來臨，讓這些地方從 1970 年代開始漸漸衰弱，過去 10 年，底特律的人口減少將近 30%，連芝加哥都減少了 6.6%。為原本閃閃發亮的鋼鐵生鏽了，人們開始憤怒，他們覺得自己被這個世界所遺忘，生活停滯在死氣沉沉的小鎮和工廠，生活不進反退，讓人看不到未來，問題是，那個輝煌的過去，回得來嗎？全球化讓人流、金流、物流的流通更簡單，在競爭市場上沒有競爭力（比較便宜或品質較佳）的就會被淘汰，商品如此，說來難過，但人更是如此。

只要將上一段的故事，將地名原封不動的改成台灣和西部沿海，描述的就是過去 20 年的台灣，我們常常以為自己的遭遇獨一無二，很少人發現全世界都在遭遇一樣的事情，如同美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產業，台灣的產業在過去幾十年開始外移，許多人畢業後選擇到中國甚至東南亞就業，現在中國的工廠也開始外移到東南亞和非洲，如同台灣、美國一樣，這些工人，在工廠移走，而且無法成功轉型（學寫程式當工程師之類的）的狀況下，只能在資本社會的邊緣浮沉，這群人希望領導人能帶領他們回到往日榮光，但卻一次一次的失落。這個時候，我們不經思考，在全球化和資訊革命之下，獲利的是不是只有一小群人？既然我們無法回到過去，往前走的未來是什麼模樣？

既然在地化無法讓我們變成有「競爭力」的人，那大家努力學英文，在國外工作，成為全球化下的贏家就好了，何必關注地方？在地化在現在的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如何連結在地和國際，如何解決貧富不均和地方資源不均，是我們這個世代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，因為一部份的人註定無法搭上全球化的列車，但我們又回不了過去。川普當選對美國的全球化菁英無疑是一場警鐘，讓這些擁有大學文憑的都市年輕人（美國的大學畢業率只有 44%）發現，原來他們認為的「進步價值」只是讓自己自嗨，原來這根本不是社會大眾所需要的，那社會大眾需要的是什麼？這就是與在地脫節的代價。近幾年來，跟台灣一樣，美國也有許多年輕人決定到這些被遺棄的小鎮，希望能做出一些改變，他們有一些人選擇從政、有一些人回鄉創業，如何接地氣的說庶民的語言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全球化打破社會創新的疆界，國際 NGO 能在各個開發中國家營運，投資人和捐款者也能輕鬆的投資和資助別的國家的項目，在某些方面，社會創新是全球化之下的受益者，但錢並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在地化的知識，以及如何讓當地人自己幫助自己。這是件每個人都知道，但是很難達成的事。社會創新並不是在咖啡廳打打報告、在農村跟婆婆喝幾杯茶，這是一條孤獨且長遠的路，接地氣代表著，你要用不習慣的言語態度跟別人敬酒，你要用學習完全不同的語言和價值觀，但這些長時間的耕耘所累積下的經驗和關係是無價的。

這是在地化最好且最糟的年代，「在地」和「全球」是相對的概念，就像民族主義(nationalism)在 20 世紀初期，因為世界開始緊密交流才開始活躍一樣。

在一個民族沒有接觸外界之前，並不會形成他者和我者的概念。當我們開始旅行，發現紐約、東京和台北街頭的商店越來越相似的時候，我們會去尋找當地特色的小店、只有東京才有的某一種筆記本和只有該城市才賣的星巴克馬克杯。全球在地化(glocalization)的能力，不僅僅對社會創新和在地工作很重要，對許多工作和產業都十分重要，尤其是行銷。我以前在做社會創新和 NGO 工作的時候常常會覺得，在地化的問題只有這一個領域才會遇到，與烏干達人溝通的能力也只適用於這個領域，畢竟我實在想不到在烏干達做 NGO 和在台北上班的共通點。我之後才發現，原來大家在思考的事情和面對的問題如此相似，在地化就是其中一塊，像是如何讓一個全球品牌接地氣、如何拓展國外市場，這跟國際 NGO 在某非洲國家開疆闢土是一模一樣的事情。全球化打破了國與國的界線，帶來了發展與衝擊，我們現在希望回去把每個地方的獨特性建立起來，我們也希望彌補全球化的衝擊，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社會。

Post-industrial Revolution:

<http://www.nytimes.com/books/99/07/04/reviews/990704.704gottlt.html>

全球化與貧富不均：

<https://www.foreignaffairs.com/articles/2015-12-14/inequality-and-globalization>

全球化對社會創新的影響：

[https://ssir.org/articles/entry/the\\_globalization\\_of\\_giving](https://ssir.org/articles/entry/the_globalization_of_giving)

為什麼川普當選：

<http://okapi.books.com.tw/article/9441>